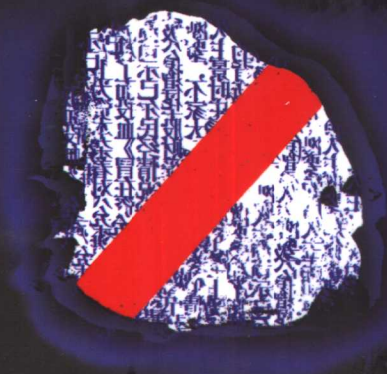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尽头

超级商战小说之一

老奇 / 著



老奇 / 著

天



超级商战小说之一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尽头/老奇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3

ISBN 7-5006-5014-0

I. 天... I. 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825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3540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3.2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000 册 定价: 23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策 划：吴方泽
责任编辑：李丕光
封面设计：小马哥 橙子

鸟儿诧异，雀儿不解。难道真有那流着潺潺血液的精灵，在寻找着严寒中的冰冷？难道那遥远的、腾空而起的绚丽，真的曾经那样骄傲地，覆盖了无际的苍穹？

第一章 →

公元一九九八年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。

北京的天特别的黑，阴云密布，天边不时有雷声滚过。气候十分憋闷，热气有如桑拿一般，弥漫着每一条街巷……

显然，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

一个面容英俊，身材高挑的中年人，已经在凯宾斯基饭店门口，整整地徘徊了二十多分钟了。

三十八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犹豫不决。

其实，是否走进凯宾斯基大门，从下午接到银洋科技总裁成大力的电话以后，他就开始考虑了。成大力在电话里约他十一点在这里见面。现在已经十点三十分，可他仍在彷徨，不知自己应不应该走进这座大楼……

他，就是银洋科技的副总裁郑久刚。

郑久刚的脸，永远是冷漠的。只有那双眼睛，黑眼球中间的三个亮点，使人感到他心神的集中与宁静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很多品格不见得是锻炼的结果。郑久刚从很小时候起就是那种定力很强、处变不惊的人。

但此刻，他却犹豫异常。

十一点马上就要到了……

郑久刚突然明白了，是否走进凯宾斯基的大门，其实是自己根本无法判定的……

最近这两个月，银洋科技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对于这次采取对敲方式控制股价的运作，郑久刚当然了解全部的手段与过程。但成大力是个很“独”的人，从利益上考虑，他没有让郑久刚参加具体运作。

而郑久刚也乐得保持距离，并特别注意不留下任何参与的痕迹。

毁灭性打击首先来自《时日财经》杂志的那篇封面文章。那篇署名瑞雪的文章，文笔犀利，证据确凿，全面、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成大力控制股价、最终获利逾亿的非法行为。

对成大力来说，这次被媒体揭露非常意外，对郑久刚却完全是这样。在他看来，大哥失手是早晚的事，因为他的文化、品位，对法律和现实金融界的了解，都已远离时代。成大力虽然机敏、狡猾，善于浑水摸鱼，但他对中国证监会已经多次发出的整顿股市的信号，竟然全无觉察。

事发以后，成大力很少找他。估计是在疏堵漏洞，争取蒙混过关。但郑久刚知道，大力天数已尽，残局已无可挽回。

按照郑久刚所理解的办案过程和速度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大概要收人了。他没有接到大力的电话通知，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做了防备工作——买了明天去泰国的机票，他毕竟是银洋科技的常务副总裁！

幸好，还没有人通知他不许出国。

他是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接到大力电话的。听到那沙哑声音的一瞬间，他鼻子有点发酸。毕竟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，可现在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时刻。

成大力是他郑久刚的大哥，也是恩人。

去不去见面，看似事小，郑久刚却整整思考了一个下午。去

郑久刚果断地拔下钥匙,并且马上钻出汽车(事后郑久刚曾多次想过,自己当时究竟为什么突然变的那样果断?)。走近大门,透过左边那扇不旋转的大门的玻璃,他仔细地观看大堂……

这一刹那,郑久刚的心境在危险与安静中不断疾速转换着……

但是,大堂,和往日一样安静。

他不再犹豫,轻轻地推开大门。一伸脚,他已经站在大堂里面。虽然与此同时,他仍然像一只机敏的兔子,竖着双耳,搜寻着眼前的任何一点异常,随时准备转身飞速离去……

这一刻,是十点五十五分。

然而,大堂里确实与往日无异。

咖啡厅里也很正常,只有三五张桌子有人。靠门口的两张桌子坐着几个人,其中还有一个身着牛仔衣裤的年轻女人,他们在正常地喝着饮料,说笑着。

郑久刚的心情转向平静……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他的眼光开始有暇顾及一下那个女人。他很容易就判断出那是个很漂亮并且长相不俗的年轻女人。

郑久刚径直向咖啡厅里边走去,他选择了一张靠窗子的桌子坐下来。这里可以环视整个咖啡厅。他要了一杯卡布基诺——意大利泡沫咖啡,开始轻轻地搅动。

“大哥马上就到了。”看着腕上的劳力士表,他想。

窗外草坪里的地灯,发出昏黄的光亮,照亮了旁边的几朵紫红的玫瑰。夜,显得紧张而肃穆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。

郑久刚感到情况不对,成大力从来不会迟到这么久。即使迟

到了，也应该有电话打来。与此同时，他无奈地、自嘲地笑了。他相信自己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。像一头被困住的豹子，他梦想着也许还有一个挣脱的机会。郑久刚做好敏捷逃离的准备。甚至已想好了，如何冲出大门，迅速发动汽车，然后从车场后边的人行道上，直接冲上街道，飞速越过三环路。只要两分半钟，他就会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……

但外表——他知道，他不能表现出任何一点的慌张……

郑久刚像往常一样轻轻地招呼来小姐，微笑着买了单，一切举止仍然保持着绅士般的优雅。当然，在给小姐钱的时候，他无痕迹地扫视了周围，似乎还没有人注意他……接着，他喝干净眼前的最后一点咖啡，眼睛的余光四下扫射着——同时，慢慢地——他站起身来……

郑久刚要行动了，他要突发式地、百米冲刺一样地行动了——首先，必须立刻冲出大门！郑久刚的一只脚，已经抬起，另一只脚蓄满了力量，身体也随之向前倾斜……

然而他停住了——一切都晚了！

他眼睛的余光中，朦朦胧胧地，也是十分敏感地看到——那个漂亮女人和她身边的四个男人几乎和他同时站起，其中一个男人还平静地叫出他的名字：

“郑久刚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道闪电，把半个咖啡厅照得雪亮，一场暴雨降临北京！

阳光下的大堤，坚固如常。转眼也许泻若河床。既然牧场将要铁壁般地合围，狂奔的鹿蹄还会响在远方？这是哪里的号角，在秋日的边关意外地吹响？

第二章 →

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。几场秋雨刚刚下过，天气显得特别高爽。

瑞雪今天的心情愉快异常。她走在繁华的街上。长发飘逸，步履比往常更加健美。看着不断回头、把目光留在她脸上的男人，她有些洋洋自得。她很清楚，走在北京的街头，自己仍然是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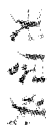
瑞雪不是那种俗气的美丽。她身高大概一米七，身材苗条、丰满而优雅，特别是她那比较少见的浅古铜色的皮肤，在浅蓝色牛仔衣裤的衬托下，细腻而充满光泽。她那深潭般黑色的眼睛，沉稳，智慧，美丽。但是在转动的时候，对方会感到她的单纯中隐藏着一点高傲。

文化和职业使她充满现代感，使她的美丽变得含蓄起来，沉淀下去。而湖南人执著的性格和无畏的血液在她那里融为一体。瑞雪是美国学成归来的金融和法律的双硕士。

无疑，这是个从哪方面都不乏自信的女人。

瑞雪今天全部的愉快，都来自昨天编辑部的例会。

在这个会上，主编魏敏宣布提升她为《时日财经》杂志的记者部副主任。而主任则由魏敏兼任。



瑞雪还清晰地记得大家热烈的掌声。那一刹那，她看到了那些充满殷切希望、充满寄托的目光。《时日财经》是家在全国有影响的权威财经杂志，可以说人才济济。而来编辑部时间不足两年，就提升为部主任的，实在不多见。

况且，她今年才刚满二十八岁。

圆满地完成了对银洋科技的揭露，并且亲自参加抓捕行动，是瑞雪的主要业绩。

“你这可是中国一个有影响的财经杂志的记者部主任了，可以说是首席记者啊！要珍惜大家的信任，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啊！”杂志的顾问，专门跑来祝贺的财经大学校长，瑞雪过去的大学老师丁宁教授紧紧握着她的手，激动地说。白发苍苍的丁宁也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。

“老师，我会的，一定会的！”她说，同时也紧紧握住老师的手，心中飘荡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……

“你看看这个。”刚走进编辑部，瑞雪就被主编魏敏叫到办公室。一进门，魏敏就递给她一份报纸。

瑞雪打开来，看到报纸的黑色大标题：

金通主席姜镇平出席亚洲经济发展研讨会归来——姜镇平在马来西亚发表讲演，并接受新闻媒体采访

报纸上的姜镇平——双目冷峻，确又神采奕奕。

“大姐，真的不得了啊，能被亚洲经济发展研讨会邀请，还发表演讲！”瑞雪惊讶地说，“中国那么多公司，亚洲经济发展研讨会为什么专请这个姜镇平去？”

“主要是公司主营业务的变更成功！姜镇平原来是做餐饮酒店业的，四年前开始转为养殖业为主，在西南他的家乡收购了十几万亩的山地和湖泊，专门养殖山龟和水鱼。我去看过，那里真

是一望无际，气势雄浑啊！还在东北，种植了几万亩紫灵芝！”魏敏在地上走来走去地说，“雪雪，我们《时日财经》杂志虽然对上市公司有监督作用，但主要还是帮助股市发展。所以必须随时了解上市公司动态。况且，姜镇平和我们杂志一直是朋友。金通股份是他一手创立的。最近几年发展的势头很大。八十年代，像这样不依靠国家，全凭自己奋斗的公司，所剩无几了，姜镇平不仅生存下来，而且可以说蒸蒸日上，你说了得吗？”

“大姐，这又是个人物？”瑞雪顽皮地笑着说。

“人物？领袖，金通的领袖！换句话说，金通股份的毛泽东！这是个经常在大风大浪里创造奇迹的人，在金通说一不二的！”

“噉？这么厉害？”瑞雪有些惊讶。她知道，魏敏很少这样夸奖谁。

“雪雪，你来编辑部时间短，中国的金融界能人济济，虎踞龙盘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！我们面对的一个个，可都是过了江的猛龙！”

“我知道，在美国也一样，华尔街聚集了很多高智商的人，他们可以说是才华横溢，很少有吃素的！”瑞雪说。

“还有个很意外的事，郑久刚要放出来了！”魏敏说。她的脸，忽然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瑞雪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“你……没有搞错吧？”瑞雪感到自己一头雾水。

“我原来以为事情的发展，肯定是郑久刚供述事件的全部内幕，然后公安机关会通过国际刑警将成大力缉捕归案。但是现在完全出乎意料！”魏敏苦笑着，摇摇头，眉头锁得更紧了。

瑞雪真的愣住了，心中充满意外和困惑：“无罪释放？郑久刚？”

她眼前又浮现出几个月前，她参与的凯宾斯基的那个抓捕

的夜晚……

郑久刚的无罪释放,引起了整个证券媒体的关注。业内人士大多私下认为,这也许意味着股市新的祸端的开始。成大力和郑久刚都是利用股市的知名人士,只不过,在此次之前,没有抓到他们超越法律的证据。

魏敏和瑞雪也有这种考虑,经过一个上午的研究,她们决定在郑久刚释放那天,当场采访他。

“这样,至少可以提前给郑久刚压力,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!”魏敏这样说。

“对,要让他小心,法律无情!”瑞雪也非常严肃地说。

一束银灿灿的月光,从不大的窗口射进来,映亮了半间狱室。

郑久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黑暗中……

郑久刚的祖籍是江南苏州。清末,他的爷爷因贩盐而发迹,因此,在北京也置下了一个偌大的郑家宅院。什刹海后海的郑家大院在京城也被多人知晓。像很多满清显贵一样,随着社会发展,郑家渐渐败落。

到郑久刚出生时,郑家已是家徒四壁。童年时期,赶上文革,这个世界对他来说,只是一个字:饿。饥饿的咕咕声深刻在郑久刚的心里,使他一辈子不会忘记。从那时起,动脑筋抢饭吃就成了郑久刚最重要,也是最愉快的事。可以说,饥饿无意中夺走了这个少年心灵中的三分之一的善良。

接着文化革命开始深入,一个太阳和往常一样明亮的清晨,一群红卫兵闯进大院,打烂了家中的一切。三天以后,也是一个清晨,那是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清晨,郑久刚被母亲的哭声惊醒,他看到父亲高高地挂在房梁上,三天以后,刚满七岁的小刚子在

什刹海里看到漂浮的母亲……那一瞬间，郑久刚的另一个三分之一的善良随风而去了……

改革开放对他来说，确实是春风。只带着三分之一善良的郑久刚，却带着祖父贩盐时狡诈的头脑，进入商界，这就显得特别得心应手。这时，已经长得十分清秀的他把最后那三分之一的善良，交给了他最热爱的股市。股市是个百分之百无情的老师，由于他几次固守他残存的善良，最终导致失败。

这时的郑久刚已经完全明白：自己选择了一个和其他行当不尽相同的职业。

这个职业叫商人。在他看来，商人是以彻底地、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钱为惟一目的。面对金钱，任何一次对他人的善良，都将给自己播下痛苦。

对郑久刚这类商人来说，周围包围了很多微笑的狼。一经需要，这些微笑的狼，都会撕去笑脸，龇出尖利的牙齿，异常凶猛地撕拼，即使这头狼平常笑得再美、再甜，即使你是他的兄弟、朋友。想在这里生存，而且，要完成生存的越来越好的理想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自己也变成狼。变成一个更能战斗、更能撕拼、更无情义的狼。只有到那时，你也许才有向善良的人们微笑一两下的条件。

对很多商人来说，善良只是一种包装。一种不需要拼抢的时候做出来的假象。或者说，善良只是平日麻痹对方，为更好拼抢所做的准备。

此时的郑久刚，已经以他十分聪明的头脑，微笑着看待残酷，闲谈般地掠取他人的一切……

此刻，黑暗中的郑久刚点上了一只烟，眼前白色的氤氲被月光照得有点发蓝……

无罪释放，似乎已成定局。这从最近几天看守们的态度上，

他已心中有数。

郑久刚和成大力关系是非常奇特的。郑久刚十四岁那年的一个晚上，在一个扑克牌桌上，他与二十六岁的山西插队知青成大力相识。此后的二十四年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。成大力异常狡诈，他几次在危机时刻，都曾把郑久刚当做筹码抛来抛去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又像亲兄弟一样关照他，呵护他。甚至郑久刚读大学的全部费用也来自成大力。那时，成大力已经靠一把锤子，几个铆钉开始做装修生意。

就是这个生死与共的大哥，一个月前的一天，电话通知他去凯宾斯基大酒店咖啡厅见面。而他按时来到时，看到的不是他心存感激的大哥，而是四个面孔冷漠的刑警。

他相信，就在刑警喊出他名字的那一刻，成大力已经顺利通过安检，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。

当时他脑子里就一句话：感情，我操你妈！

在股市给予郑久刚的若干种品质中，迅速承认现实是最重要的。

是的，被抓的一瞬间，他仇恨过。如果当时成大力在眼前，他会把他撕成碎片。成大力居然明知手机已经被监控，还是把他当成他脱身的最后一道掩护，来了个声东击西，抛出郑久刚，成功地掩护了自己的出逃……

仅仅一觉醒来，郑久刚就改变了想法。他觉得他应该感谢成大力。正是因为成大力顺利出逃，使郑久刚参加的操纵股价的行为死无对证。因此，他的对策很简单，把责任全部推给成大力。他相信，由于自己事先的防范，警方已无从获取他参与的任何证据。

想到这些时，郑久刚冷冷地笑了：“抓我郑久刚那么容易？”

而对成大力仇恨，只能暂时深深地埋在心底了。

连郑久刚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又过了不到一周之后，他的思想

发生了第三次变化。他突然明白,这种结局对他来说,未必是坏事。成大力在股市上是人所共知的高手,是股海大鳄。尽管郑久刚早已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,甚至远远超过成大力,但也只能长期活动在成大力的阴影下,而没有任何施展机会。

“而眼前应该说机会来了!只要无罪释放,接过大力的衣钵,我郑久刚就是老大!”

深夜,对着从窗子照进来的那一束月光,他想。一瞬间,他变得踌躇满志。

郑久刚混迹股市十几年,他敏于行动,勤于思考。大概三四年前,他已经开始神不知鬼不觉地策划一个宏大的方案,准备一有机会,便在股市上大捞一把。而现在,难得,机会终于来了!

股市还教给了郑久刚行动敏捷!

大约进来十天后,郑久刚竟然要开出书单,请看守为他买来几十本关于股市的书籍,认真阅读起来。当然,更多的是思考、设计、计算……后来的一个多月当中,郑久刚居然可以凭着他那超常的记忆,请看守帮他从电脑中打印一些有用的材料。

当然,他没有忘记,为了不使看守觉察出他的目的,他除了尽量少打材料以外,还把有用的和大量没用的材料混杂在一起,请看守打出。

这些材料使他如虎添翼,他研究公司的状况——历史以及近年来业绩股价增长的状况,从中力图对一些公司的真实状况有一个判断。

每天深夜,对着那束月光,郑久刚都充满了紧张思考和设计的快乐。

大约三十几天后,当他做出他可能很快无罪释放的结论的同时,他已从他长期注意的十几家公司中排查出他所需要的行动目标。

这就是金通股份。

他惊讶地发现,由于过分贪大、贪功,金通的财务状况应该是已经面临危机。郑久刚在寻找这样一个伙伴,他必须有潜质,有华丽的外表,同时,又必须非常迫切地需要钱,以解救自己的危机!

随着找到金通,他的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方案也形成了。

“成大力那一套算什么?!”他蔑视地想。

对郑久刚来说,也许他一生最大的一次“抢饭”,一次最残酷的、最凶恶的掠夺即将开始了!

但是如果对金通的情况估计错误,郑久刚的计划则完全失效。就这样,他时而信心百倍,时而忐忑不安地度过了牢房中的最后几天……

金通股份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?深夜,对着月光,他不止一次地想。这时,郑久刚突然看到,不知什么时候,窗角上多了一个蜘蛛网。此刻,那个蜘蛛正在完成网络……

“也许我就是这个蜘蛛。”他想。

“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这个计划,出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要隐藏起来。远离股市,把自己蒸发得干干净净!”很快,他的思想转向一个新的问题了。

金通股份董事局主席姜镇平坐在一万米高空上,俯视北京。

此次马来西亚之行,应该说他大获全胜。在这次亚洲经济发展研讨会上,他的发言引起了国际瞩目。因此姜镇平还被马来西亚报刊采访。这一切不仅说明姜镇平的规格,更重要的是,显示了金通的规格。显然上市公司金通股份又上了一个台阶!但眼前的辉煌,并没有使他兴奋。飞机越临近北京,姜镇平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……